



小橘灯精品系列

树洞里的 眼睛

高巧林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橘灯精品系列

树洞里的眼睛

高巧林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洞里的眼睛 / 高巧林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1

(小橘灯精品系列)

ISBN 978-7-5397-9403-7

I. ①树… II. ①高… III. ①儿童小说 - 短篇小说 - 小说
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8906 号



XIAOJUDENG JINGPIN XILIE SHUDONG LI DE YANJING

小橘灯精品系列·树洞里的眼睛

高巧林 著

出版人:张克文 策 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宋丽玲 吴丽娟

责任校对:张姗姗 责任印制:田 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35mm × 900mm 1/16 插页:4 印张:15.75 字数:145 千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9403-7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扯眼裁缝	1
大姑姑家的“进屋酒”	22
飘飞的柳叶	38
篱笆院里的奶奶	46
高家老场上的露天电影	59
树洞里的眼睛	79
鬼丫头和她的稻田	95
一百粒谷子	112
哦,香梨	121
船魂	128
阳光少年	147
墨宝	164
最近比较烦	180
阳台上的鲜花	197

楼下的钢琴声	209
减肥进行曲	225
江南水乡里的童年记忆	246



扯眼裁缝

1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村里的气氛一点点地欢快起来。

我们兄妹仨天天轮番追问妈妈:“过年时穿什么新衣服?”妈妈总是说:“别急,保证不会让你们赤脚光屁股的。”

果然,妈妈明显地加快了手里针线活的节奏与进度,甚至可以用夜以继日、争分夺秒来形容。

那天,学校放寒假了。我捧着成绩优良的报告单,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路上,我得意万分,不时地把手中的报告单和妈妈替我做的针线联想在一起——妈妈见了我的这份报告单后,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也一定会把我的新衣缝得更加好看的。

谁料,我才跨进家门,就被怔住了——客堂里,妈妈



勾着纱布缠绕的右手，一脸凄伤地坐在板凳上。

我急忙问：“妈妈，你的手怎么啦？”

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怪我不小心，去村机房碾米糕粉时打了个瞌睡，结果被碾粉机上的传送带轧掉了半个手指。”

我简直不敢想象妈妈那半个手指是如何绞进飞速急转的传动带的。而当自己禁不住去想象时，内心的恐惧立即会变作遍布全身的“寒疹”。

事后，妈妈不停地唉声叹气，竟然不是因为失去了半个手指后的疼痛与伤心，而是因为还没有替我缝好过年时的新衣！

伤心之余，我禁不住懊恼与焦急起来——排行老二的我平时只有“阿二穿旧”的份。这次，不知妈妈是否出于偏心，把哥哥和妹妹的新衣都做好了，唯独我的“新衣”还只是躺在针线匾里的一块淡灰色的布料。而从挂在墙上的日历本上看，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到春节了，真是急死人！

我差一点哭了出来。

这时，站在一边的爸爸看了看妈妈，又看了看我，说：“要不把阿二头的衣料交给湖东庙田村的扯眼裁缝去做？”

我一听，立即笑靥如花。



早已听说，湖东庙田村有个孤身老头，虽然他模样丑陋但是裁缝手艺了得——裁衣刀下如有神助，每每因材施“刀”、惜料如金，而绝无败笔之憾、费料之嫌；针脚细如牛毛、匀若蚁足而丝毫不露布缝匹隙之丑；熨功出神入化、圆融娴熟而使件件衣裤服帖挺秀、褶皱流畅。而且，无论是印花匹、卡其布、灯芯绒，还是绸缎、真丝、裘皮，什么样的料他都可以做；无论是斜襟与直筒、中式与西式、长衫与短袖，还是冬袄与夏衫、老衣与童装，什么样的款式他都做得出来。

妈妈听过爸爸的话后，只顾低着头，迟迟不表态。

我猜得到妈妈的想法——家里不宽裕，还供着我们兄妹仨上学念书，而叫扯眼裁缝做衣是要花钱的。

爸爸劝说道：“孩子妈，都这样了，也就别舍不得花几个裁缝钱了。”

妈妈慢慢地抬起头，想了想，转过话头说：“都过农历廿四了，人家扯眼裁缝很忙的，不知肯不肯接活。”

爸爸说：“先去碰面再说，看扯眼裁缝能否给阿二头插个队？”

2

星期天上午，晴空下，暖暖的冬阳普照着大地。

爸爸捧着属于我的那块淡灰色布料，去河岸边的船



棚里摇出一条小木船,准备去湖东找扯眼裁缝。

我飞快地跑过去,并在爸爸点篙撑船那一刻,纵身一跃跳上了船。

小木船剧烈地晃动起来,噼噼啪啪的水花溅了半个河面。

很快,咿呀的橹声回响在风平浪静、浮光跃金的湖面上。

或许我是过于高兴、过于心切,总觉得爸爸的橹摇得不够快。

个把小时后,小木船终于在庙田村靠岸了。

我跟随爸爸,沿着一条狭长的弄堂走进一间旧式小屋。屋里甚是幽暗,几乎所有的光源都来自于一个红橘子似的电灯泡。靠墙半空处,搁着一副木门一般宽大的作台板,堆放在作台板上的各类衣料重重叠叠,宛如小丘。当时,扯眼裁缝正弓着背,低着头,伏在作台板一侧的缝纫机上,匆匆忙忙地裁衣。因为嘀嘀嗒嗒的机声密密麻麻地响个不停,所以,爸爸的招呼声一时没起作用。直到我和爸爸的身影晃动在缝纫机边上时,扯眼裁缝才停住,抬起头,侧过脸来看。

扯眼裁缝的模样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映入我的眼帘——六十多岁,个不高,背略驼,瘪枣一般干瘦。手指像鸡爪子一样,留着修长、焦黄而又坚硬的指甲。一双





眼白过多的眼睛仿佛被无形的绳子往上扯着似的，大幅度地斜视左上方。这样，他专注地平视我们时，仿佛是在看屋檐那一边。

爸爸边寒暄，边套近乎，说：“裁缝师傅，你忙吧？”

扯眼裁缝用貌似斜视、实为正视的目光看着爸爸手里的布料，问：“是过年穿吗？”

爸爸说：“是的。”

扯眼裁缝指了指作台板上的一大堆布料，说：“就这些，我得连开几个夜工才行，你的活怕是来不及做了。”

我一听，满存希望的心一下凉了，我偷偷地伸手，在爸爸的裤管上扯了扯，意思是说，快点回家吧，再想别的办法。

“师傅，无论如何请你帮个忙，拨个档。”爸爸等了等，换了恳求的口气说，“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孩子他妈被碾粉机绞掉了半个手指，所以……”

扯眼裁缝愣了愣，但依然不接爸爸手里的衣料。

爸爸一边指着我，一边继续恳求：“师傅，还是请你多辛苦点，这孩子连做梦也想着穿新衣过年呢。”

显然，爸爸这话起了关键性作用。可不，扯眼裁缝特意“斜视”着我，笑哈哈地说：“是的，孩子的衣比大人的衣来得要紧。”言毕，他起身，伸手，接过衣料，从作台板上拿起一根红光幽幽的木尺，把布料抖开，量了量；再



把木尺换成白底红线的皮条尺，走近我，弯下腰，替我量肩宽、臂长、领围、腰围……

我又隐隐地担心起来——似乎他替我量身时的目光压根儿没有真正地落在皮条尺上，而且，他没用纸笔做记录，只在嘴里念佛似的轻叨着一个个尺寸。靠谱吗？

量毕，扯眼裁缝眉头一皱，嗞喷一声，说：“这衣料短了些，孩子长得快，如果照料做，恐怕过不了半年，就无法再穿了。”

我和爸爸面面相觑。

沉默片刻后，扯眼裁缝缓着口气，说：“幸好，我家里留着一块尺把长的近似淡灰色的零头布料呢。”

爸爸连忙说：“谢谢师傅，你那零头布的钱尽管算。”

扯眼裁缝一边爱抚地摸着我的头，一边笑咪咪地说：“别见外，不就是一块零头布吗？”

那一刻，我的眼睛一定是闪闪发光的，而光源显然是扯眼裁缝给的。那一刻，我忘记了因初次与扯眼裁缝见面而生出的陌生，也忘记了扯眼裁缝丑陋的模样，最后，我竟然恭恭敬敬地走到扯眼裁缝跟前，说：“谢谢裁缝阿爹！”

扯眼裁缝听到“阿爹”两字，仄斜的目光一下亮过了屋里的那个电灯泡。



3

第四天下午，爸爸如约去扯眼裁缝那里取回了一件款式新颖、做工精良、领子和口袋盖子上的布色略显异样，但丝毫不影响美感的新衣。

当时，一束温暖而明媚的阳光正从梁边的小方玻璃天窗里斜射下来，并友好地落脚在我的新衣上。顿时，新衣上的浅灰色仿佛贴上了一层薄薄的金箔，熠熠生辉而格外抓人眼球。而潜藏在新衣里的漂染味呢，也在阳光里幽幽地散发令我特别喜欢的气息。

妈妈勾着白纱缠绕的右手，叫我试穿一下。

我穿上它，站到衣镜前一照，哇，简直不敢相信，镜子里的小帅哥是我吗？

这时，哥哥和妹妹围了上来，流露在他们目光里的情绪是复杂的：惊喜，羡慕，嫉妒……

“你们兄妹仨过来。”正坐在木板凳上吧嗒吧嗒抽烟的爸爸招呼我们。

我们围在爸爸身边，等候爸爸发话。

“是这样的，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你们兄妹仨的学费。”爸爸沉着脸，无奈地说，“我和妈妈商量了，过完年后，只剩两份学费了……”

屋里的气氛沉重如铅。

哥哥最懂事，抢先表态：“我不念，让弟弟妹妹念。”



妹妹虽小，但挺有志气：“我不念，让两个哥哥念。”

我尴尬了，也想顺着哥哥妹妹的口气说，但……

爸爸的脸色由阴转晴，笑哈哈地反问我：“阿二头，你长大后也当个手艺出众的裁缝，怎么样？”

我顺口说：“没那么容易。”

爸爸神秘兮兮地说：“我跟扯眼裁缝说好了，让他收你做徒弟，其实这也是扯眼裁缝的想法。”

我一听，深感突兀，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爸爸又说：“阿二头，能当扯眼裁缝的学徒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扯眼裁缝可是不轻易收徒的。这次是因为看中你了，所以才……”

妈妈顺着补充说：“三年学徒期内，扯眼裁缝包你吃，包你住，这多好！”

我像从乱梦中惊醒过来似的，大声说：“我读书咋办？”

一向鼓励我好好念书的爸爸又是一脸难色。最后，他用近似恳求的口吻说：“阿二头，替家里挑点担子吧！”

我沉默，怨恨，无奈！最后，愤愤地喊出一个“不”字后，发疯似的冲出家门。

考虑到不让人看见我伤心的样子，我故意躲进屋背后的稻草垛夹弄里，一边憋着嗓子无声地哭泣，一边任



凭绝望的思绪搅成一团乱麻。

我是三年级班里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可称作同学们的学习楷模、老师们的得意门生。因为这样，我一直对自己的前途有着美好的憧憬。譬如，出于对语文老师的崇拜，我曾经萌生过将来自己也当老师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一次，见到一位来乡下画画的画家后，我竟然喜欢得不得了，当晚做了一个甜美的梦，梦到自己也当上了画家；前天，陪同妈妈去镇上医院包扎手指时，我遇到一位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当即，我就幽幽地想，倘若自己将来也能穿着洁白的天使服，替人解除病痛，那该有多好……而眼下，爸爸要我辍学后学裁缝，不就等于活活地葬送我的前途吗？

“呜——”我忍不住哭出声，眼眶里的泪水也在成倍地增加。而我下意识抬起一个衣袖往眼眶边擦泪时才发现，试穿在身上的这件新衣还没有脱掉呢。

不知怎的，此前让我朝思暮想、喜欢有加的新衣一下改变了颜色与气味，而那颜色与气味是那么令我讨厌与抵触。可不是吗？如果不是我缠着要一件新衣，也就不会去见那个扯眼裁缝，也就没有收徒不收徒这码子事。

……

暮色一点点地灌进稻草垛夹弄，家家户户的灯火也



一盏盏地亮了起来。

“阿二头，你在哪里？快回家吃晚饭——”我听得分明，那是妈妈的喊声。

一时间，我无法做出回应还是不回应的决断。最后，我还是选择装聋子。但这样做的后果也是令我不得安宁的：酸溜溜的鼻梁间如有湍流冲撞，怦然跳响的心音仿佛能撼动左右两侧那些高高的稻草垛。

夜色渐黑，寒风愈紧。妈妈的呼唤一阵急似一阵。

我害怕了，受冻了，饥渴了，最后，不得不“投降”。

此刻，我已经趴在桌上吃着妈妈端上的饭菜。

妈妈突然问我：“你的新衣呢？”

我直愣着惶惶的目光，幽幽地想：当时，我是多么痛恨那新衣，所以，把它脱下后扔了，可扔在哪里了呢？

妈妈收缩着伤口未愈的右手，左手提上桅灯，去稻草垛那边找新衣。

我放下才吃了几口的饭碗，跟在妈妈后边。

夜色里，桅灯迎风摇曳。妈妈一处处地找，一遍遍地问我：“阿二头，你好好想想，到底丢哪儿了？”

我木着脑袋瓜，哆哆嗦嗦地扑进妈妈怀里，泣声呜呜：“妈，我的新衣没了！”

妈妈安慰说：“别急，让妈再找找，你先回屋，别着了凉。”

